

雪域高原上的最美邂逅

李胜财



图为作者与青年歌唱家张映龙合唱《想家的时候》的场景。

李胜财 提供

界艺术家齐聚西藏山南，慰问142位湖南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的队员。

党的光辉照边疆，湖南援藏谱华章。7月30日下午，湖南省慰问团一到山南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慰问活动。在山南市第三小学的活动室内，一幅幅大气磅礴的书法作品，在湖南省文联书法家、画家们的笔下挥毫泼就。援藏干部一边醉心欣赏，一边将心中的一句句肺腑之言倾吐，在书法家的笔下飘着墨香，感受着来自家乡的深情慰问。

对于援藏干部对墨宝的请求，书法家们有求必应。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罗红胜，得知我是一个有着十八载从军经历的老兵，恰巧第二天就是第96个建军节，罗老不假思索，便为我写下了一幅“军人本色”的墨宝。我知道，这是罗老对我从军经历和援藏

经历最好的褒奖，这也是我在这雪域高原收到的最好的“八一”节礼物。

在山南市第三小学活动室里，墨韵飘香。山南大礼堂内，“湘”音绕梁。品着一段段“湘”音满满的相声，听着一曲曲“湘”味满满的小调，这一刻，这一群湖湘儿女，早已忘却了这是远隔万水千山的雪域高原，满身的倦怠与高反顿消。

“对不起！刚才，那几句高音，让我有点懵！”联欢会上，湖南省歌舞剧院青年歌唱家张芝明一曲《幸福中国一起走》刚一结束，现场的工作人员，便迅速递上了氧气瓶。

“我得现场吸点氧才行！”张芝明一边吸氧，一边向全场的援藏干部深深地鞠躬。“我一直向往西藏，但我真正来到了西藏，才知道缺氧是个啥滋味！你们一上高原就是三

年，我必须向你们这群最可爱的人致敬！”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短暂的吸氧过后，张芝明一曲悠扬婉转的《浏阳河》既唱出了湖湘儿女的柔情，更唱出了湖湘儿女们心中的那份坚毅与坚守。在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里，此刻舞台上的他们，恰似台下这群援藏干部们的一面镜子，既看到了自己，更看到了心中的那份感动与美丽。

那一刻，他们在舞台上吸氧的样子，真的好美！

一首首带着浓浓“湘”味的歌曲，唱化了援藏工作队员们内心最柔软的思乡情愫。随着湖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张映龙的一首《想家的时候》，更是将整个慰问演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可以邀请一名援藏干部与我一起同唱这首歌吗？”唱完一段过后，张映龙老师径直从舞台走了下来。未等我反应过来，张映龙老师的话筒已经递了过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不说话，爹娘仿佛走到我身后……”因有多年的从军经历，这首由著名军旅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军旅歌曲，并没有难倒我。

未曾想到的是，这首平时可以轻松驾驭的歌曲，此刻却唱得十分吃力，还没到副歌的高潮部分，一阵眩晕缺氧让我两眼直冒金星。我只得顺势将话筒递给了张映龙老师。

演出结束后，在舞台两侧慰问演出的艺术家们，纷纷吸起了氧气。我知道，他们在为我们呈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背后，是一场与高反的博弈。

他们为我们而来，他们为我们而歌，我们一起为西藏而歌。这将是人生中，在雪域高原上一场最美的邂逅。

原创

西藏，西藏

孟柯

你把天空画得辽阔
你将大地写得雄壮
翻开你沧海桑田的扉页
记录着一粒贝壳
亿万年的成长

喜马拉雅
我是永恒的赤子
任由雄鹰展翅翱翔
雅鲁藏布
我是跳动的心脏
唤醒雪山，叫醒草地
牛羊肆意地奔跑
在湛蓝的纸上

一念为山，一念为海
山海间谁在眺望
纳木错的眼泪
撩动众生心房
布达拉的金顶
洒下余晖中最耀眼的全光

耕下星星，种下月亮
这世间最圣洁的天堂
长满青稞，开遍格桑
这就是我深深爱着的
西藏，西藏

七律·车行格尔木

王良

透迤千里莽昆仑，
冰肌雪肤唐古拉。
沱沱河水凝如铁，
可可西际无涯。
哀草只怨生荒原，
野马霜天奔自由。
大漠亘古悲凉地，
留有寂寥现沧桑。

南木林的美不可言说

吉宗

南木林很美，美得丰满、美得纯粹、美得不可方物、美得令人神伤……

清晨，阳光还在山腰漫步，像迟迟不肯赴约的恋人，期待着，又踌躇着。米如村落还沉浸在夜晚的微醉中。在村落的上空一片如雾似幻的炊烟，在晨风中似水微澜。偶尔一两声鸡鸣狗吠，似是在提醒忙碌过后片刻贪睡的人们，该是起床的时候了。此时，太阳刚刚落脚整个县城，在温热中，小县城的角角落落开始热闹起来了，早餐店、甜茶馆竞相开门，热浪挟着香气扑鼻袭来，冲击着早起人们的味蕾。交错的马路上往来的行人车马；踏着清脆的铃声赶赴教室的学生；喝着甜茶随意闲聊的老阿妈；走街串巷寻一顿美食的狗儿……南木林县城像是初春破土的牙尖儿，一夜沉睡过后，终于苏醒了过来。

南木林很美，她美在湘河。湘河像一位武林高手，举起手中的宝刀，刀光一闪，一下把县城劈成了两半，然后左手牵着老城区，右手携着新城区，快乐地蜿蜒着流向新发展的洪流之中。每当清晨或者傍晚，三三两两的人，悠悠哉地漫步在河畔，有的闲谈趣事，有的感慨人生，有的互诉衷肠，有的静静地只是冥想，但不管谈着何事、说着何言，都是对着身旁的人，更是对着汨汨的湘河。因为大家都知道湘河是有魂的，她会把你的秘密深藏进水波里，不必担心有一天会泄露；更知道她会把痛苦、不如意、和思念一并带去大海，让它们变成浩瀚海洋里的一朵浪花，任谁都无法再重拾。

秋天，人们更加喜欢在河畔流连，哪怕一个人，或躲在金柳淹没的木凳上沉默着发呆，或倚在横亘河上的桥梁上，支起半身，只安静地听着潺潺的水声，想着无关痛痒的往事，念着某个尘封已久的人，聆听铁索桥诉说悠远绵长的历史，还有那位叫唐东杰布的伟人和他的“七仙女”的故事，因为这时原本肥肥的、强势的湘河，变得愈加消瘦且温柔了起来。

南木林很美，美在镶嵌在宗山半腰上甘丹曲果林寺。她是那般安详，那般静谧。站在宗山顶上，头顶是如玉般的天空，脚下是坚实的土地，迎着凛冽的风。俯视着整个县城，原本铺展一片金黄色青稞、大麦的阡陌田埂，如今只留下一片丰收之后的深沉丰满。耳畔传来悠远的钟声，似乎是在祈愿明年风调雨顺。从远处望，布拉斯山像一位力挽狂澜的志士，规划着她的似锦前程；亦或是一个挥毫泼墨的诗人，书写着她的过往和将来。

有人说，喜欢一座城市，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爱过的人，或者有让你流连忘返的美景，亦或是倾注所有陪你度过少时的故土。说来也奇，在十三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如同被一条无形的线牵引着走向了它。走进她之前，我对她的名字都是那么的陌生。那时，汽车转过一道又一道的弯，在忐忑又期待、惶恐又热忱的一个多小时车程后，开始了我和这座小县城的故事。

来南木林吧，我们一起煮一壶冷言热语的茶、写一首温暖又淡漠的诗、演一段阴晴圆缺的戏。如果还有可以挥霍的时间，那就流连在湘水河畔，肆意地畅想来年的春天和春天里的故事。要不，就把过去所有的阴霾和着汨汨的水声低吟浅唱，让奔腾的水把它带去我们不曾涉足的大海。



赵书彬 摄

生命之树



我是淮海工学院2015届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涉外文秘)专业的一名本科毕业生。毕业前，我看到了“三支一扶”的公告，想起曾经看过徐本禹在西部支教的事迹，在心里埋下的那颗种子悄悄发了芽。

那年，学校报名“三支一扶”的毕业生也有不少，但只有我一人报名参加西部计划，其他同学都是苏北计划。那时候，身边很多同学包括家人都劝我不要来西藏。虽然他们连西藏、新疆都分不清，但一致认为西藏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治安很差。其实，当时我自己对西藏的认知也是模糊的，但还是想去做一些事情。

江苏队32人一同抵达拉萨，全国各地对口支援西藏省份的志愿者队伍也陆续抵

达了西藏大学，开展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天很蓝、云很低、水很清，大部分人很兴奋，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大家相聚在海拔3600多米的大学校园里，闲暇时间，弹吉他的有之，引吭高歌的有之，拍手称赞的有之。新鲜劲过后，缺氧打倒了不少人。

缺氧的感觉就像是踩在棉花上，脑袋和脚都感觉轻飘飘的。我是在昏昏欲睡了3天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环境。干燥也是一大问题，刚到的那几天，鼻腔频频流血，还有强烈的紫外线，在户外如果长时间不做防晒措施，严重者会被晒伤。

经过2年的志愿者生涯，我们当时一起来的伙伴们，留在西藏的只剩下8人。我继续留在了服务单位——西藏自治区文化

厅。2017年，在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后，我选择了驻村。当志愿者那两年，我长时间待在拉萨，还没有亲身体会和参与过农牧区生活。于是如愿到了海拔4100多米的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萨麦村，和另外三位同事开启了为期1年的驻村生活。

驻村生活简单却充实。萨麦村只有280多人，我们住在由土坯墙搭建的村委会里，每天都需要关注村民们的生活劳作情况。我们会和他们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修水坝，在他们生病时偶尔承担简单的医务工作。越高海拔的地方紫外线愈强烈，在驻村期间，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我患上了日光性皮炎，脖子只要一晒太阳，就会长癣子，痒不可耐。当然，危险也

是时刻伴随的。受地理条件所限，拉萨去往日喀则的路是崎岖蜿蜒的，经常在高山和悬崖边行进，有多处只能容两辆车并行，悬崖下边就是咆哮的雅鲁藏布江。

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砺，成长是肉眼可见的，我也慢慢地理解和践行了在大学通讯社耳熟能详的一句社训：“懂得责任，追求卓越”。我希望祖国富强、人民安康，家庭幸福，那么作为祖国、人民、家庭的一份子，我有责任去做一些事情，甚至做好每一件事情。亲身经历死亡不可怕，遭遇艰难险阻不可怕，自身的能力有限不可怕，在经历中抓住一切机会成长，才是我来到这里的意义。

在这里会遇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有的会成为志同道合、共同进步的朋友；有的会在你受到挫折，感到彷徨、失望时，给你战胜困难的勇气；有的是标杆，是榜样，会鼓舞你战斗到底。

如今，我到西藏已8年多了。这8年，我从初出学校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到如今明白了什么是“国之大者”，也逐渐成长为千千万万建设国家、回报社会的一份子。